

第三部《饥荒》回译复原 《四世同堂》完璧

老舍先生“归来”

本报记者 陆培法

11月22日媒体披露，近70年前的《四世同堂》遗失英译原稿已被找齐并译出，最后16章未发表佚稿将刊发于2017年第1期《收获》，约50页10.7万字。

祁老人的圆熟温和、天佑的老实沉默、瑞宣的儒雅挣扎、钱诗人的铮铮铁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巨作《四世同堂》，是著名作家老舍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长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四世同堂》是残本，其中第三部《饥荒》中多段内容是根据美国出版社“改造”过的英文版返译成中文的。

赵武平在美国“偶然间碰到”原稿

“我与老舍《四世同堂》未删节全译本的缘分要追溯到20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自己并不是研究老舍的专家，但对老舍的文学作品很感兴趣。20年前，他在写作有关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时，对资料中有关老舍的一些内容产生了兴趣。

据了解，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老舍曾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年，在纽约期间，他结识了赛珍珠并成为了朋友。1947年至1949年，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关于这部书的写作，老舍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真是机缘巧合，赵武平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上个世纪50年代跟踪调查赛珍珠的“秘密档案”，就到官网上去翻看这些资料，把老舍的档案也调出来。从此开始顺藤摸瓜，在美国寻找有关老舍先生的“蛛丝马迹”。

据赵武平介绍，老舍的档案分散在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等四个地方，“我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跑了这些地方，把有关老舍先生的资料都找到了。”在施莱辛格图书馆，赵武平意外发现了近70年前《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后半部的未删节全译本。“我很好奇，在仔细研读后，发现它跟我们之前在国内读到的版本不一样。”

《四世同堂》原计划写100段

老舍原名舒庆春，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等。其中小说《四世同堂》尤为知名，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描写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色群体历经荣辱浮沉、生死存亡。

《四世同堂》是老舍重要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是个残

本。老舍当年设计，这部著作分为3部，共100段。它于1944年在重庆的报纸开始连载。老舍本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但由于时局动荡和作者罹患多种病痛，直到1945年底才完成第一、二部。

此后，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所以第三部《饥荒》是在美国完成的，最后13段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并未出中文版。“文革”时，《饥荒》手稿散佚。此后，再也无人能说清此书原貌。《四世同堂》英文版1951年先在美国



老舍先生在工作

出版，给复原留下了一丝希望。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时，从《四世同堂》英文版返译了最后13段，但这并不是老舍的原稿，而是经过美国出版社和编辑未经作者认可大量删节后呈现的节选本和删改本，据此很难窥得老舍的创作全貌。比如老舍原著的第27、36章全部被剔除，原稿的23、24两章被合并为一章，有些内容和情节被重新并列组合，甚至人名都进行了改变，有时候是张冠李戴。

老舍是通英文的，虽然其英文程度尚不足以直接创作，但是读懂译文、进行润色和讨论书稿内容是足够的。赵武平发现的这份珍贵的原稿，就是当年老舍与译者浦爱德每天合作翻译、共同完成的成果，也是老舍最终参与定稿的原件。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最大限度保存老舍原作本来面目的版本。

《饥荒》回译，语言风格是最大挑战

赵武平撰文说，对《饥荒》后半部的“回译”，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处处容易陷入误区。

首先，要针对英译原稿，逐篇进行释读，录下所有难以辨识的文句——经过近70年的时光磨蚀，打印稿上不少字词已经褪色，甚至模糊，还有打印中的拼写错误，再者就是译文中所运用的今天已经废弃

用的日语拼写，这占去了前期翻译的大部分精力。

回译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有语言风格的问题。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选用什么词汇，避免何种表达，都有他自己的特点。赵武平研读了老舍的全部著作，体会老舍遣词造句和讲故事的技巧，仔细揣摩老舍的语气、修辞和表达感情的方式，努力将老舍的表述风格内化进翻译，从而真正呈现老舍作品的风貌。

赵武平还谈到，这次找到的原稿，由于经历了复杂的翻译过程（由老舍先生口述，浦爱德翻译成英文，此次又重新翻译为中文），因此会导致文章的一些细节内容与老舍最初创作时的手稿有所不同。他举例谈到，小说中冠晓荷的太太是个写得尤为精彩的反面人物，老舍给她取了个惟妙惟肖的外号，叫“大赤包”，“北方人知道‘大赤包’是一种像葡萄大小的植物果实，可能南方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美国人更理解不了。我看到原稿中老舍的笔迹，他特地跟美国人解释什么是‘大赤包’，同时他建议将它翻译为‘大红南瓜’，但是最后我在译稿里看到的‘大赤

包’却变成了‘大红辣椒’。”

在翻译过程中，赵武平整理出“老舍词汇表”，列出一些老舍语言特色字词。比如，“假若”是最常见词汇之一，他少用或者完全不用“如果”。另外，老舍似乎不太喜欢运用习见成语：“咬着牙说”不用“咬牙切齿”，“忍受苦痛”不用“含辛茹苦”，“想尽方法”不用“千方百计”。为了不致过度翻译，免用老舍本书中从来不用成语、俗语、俚语，有时他就宁愿采取直译的方式。比如，不用常见“仁核桃俩”，而是按照原文直译为“仁芝麻俩”。赵武平坦言，人名如何选择在译文中也很费斟酌，如“小妞子”和“妞妞”，“李四老人”和“李四大爷”，“李四爷”“四大爷”等，根据对话环境，老舍是相宜运用的。

记者了解到，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即将全文刊登《四世同堂》的大结局，发表《饥荒》的21段到36段，大概有10万多字，“真正的《四世同堂》全本”书籍将于2017年2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对一本书念念不忘，那份强烈的渴盼和牵肠挂肚，就如同思念心中暗恋的人儿。而如今，也很少有一本书会让人日思夜想而不可得。没有了那样的一种情感，也就失去了阅读时的一种感动，一种情怀。

对一本书倾心，却无缘一读，便有了牵念在心。在过去那个朴素的年代，由于没有现在这样多的电子产品，于是闲暇时读书就成了最大的乐趣。

初中时，正流行席慕容的诗，想找本真正的诗集来看，却是极难。我们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根本没有席慕容诗集，图书馆中偶有的几本，也是常被借在外。而同学们传抄的一些，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阅读渴望。

于是我们几个最为渴望的同学，便分好工，每人一天数次去图书馆死等，等别人来还。这样一个月下来，果然上天不负我们的痴心，一本《七里香》到手。兴奋之余，为谁先睹为快而着实争执了一番。薄薄的册子，规定每个人必须一天时间内看完。轮到我了，正赶上周日，我几乎一天没离开桌子，一直不停地抄。生怕看过一遍不过瘾，或有所遗忘，抄下来以便反复品读。后来发现，几乎每个同学都是这样抄着读着，崭新的日记本里，写满了我们年轻的心跳和感动。

由于时间不够，一个男生便在课堂上偷着抄，却被语文老师发现没收。当时没轮到看的同学急得快哭了，做梦都惦记着那本《七里香》。幸好老师第二天就将书还给了我们，否则那些同学就要借我们的日记本抄了，可是那怎及对着散发墨香的书卷时的感觉？

高中时学习渐紧，看书便相对少了，可是心中的那份渴望却日渐

曾经那样想念过一本书

包利民

强烈。偶尔的一次，在一个女生家里，看到一本薄薄的书，叫《廊桥遗梦》，书名就让人神飞，且是爱情故事，便借来一阅。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果然不负所望，极美的故事。可是书的最后，竟被人撕去了三四页。这就仿佛电视看到精彩处突然停电，仿佛跳伞时正享受飞翔却突然伞绳断裂，那份难受劲儿是很难以形容。第二天我早早地去女生家里还书，急着问她最后的结局如何，结果她说，书到她手里时已然如此，她也为此难受了许多。

那时，《廊桥遗梦》刚在国内出版不久，看过的人还不多，所以欲问无人，且更难寻到完整的一本，故此长久郁郁。高考临近，学习越来越紧张。可是闲暇时，总会去猜想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斯卡最后的

结局。上大学后不久，终于在图书馆里见到此书，怀着急切的冲动读完了结尾，然后写信给那个女生，告诉她心中的一直所想。信寄出才3天，就收到女生的来信，竟也是告诉我此书的部分。看来，我们想到了一起，都没有忘记对一本书3年来的牵挂。

多年以后，回老家的小县城参加初中同学聚会，提起了当年寻找和抄写《七里香》的事，都是唏嘘不已，那一刻，没有人再低头摆弄手机。曾经没收《七里香》的语文老师已经鬓发苍苍，笑着对我们说：“那本《七里香》啊，我记得，当年我可是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到。幸好你们当时得到了，我便没收了一天，全都抄了下来！”

闻言，我们都沉默，想起了曾经恋恋地想念一本书的纯纯岁月。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在一本正经开玩笑吧

夏学杰

距离揭晓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为什么才想起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呢？因为，我一度陷入无语当中，不知道说啥了，心里还觉得特别堵得慌。正如媒体群网友的调侃：鲍勃·迪伦拿诺贝尔文学奖，忙坏了娱乐版记者，出版社编辑哭晕在厕所。

这两年，我已不大关心诺贝尔文学奖了，因为结果总让我感觉挫败。去年给了个记者，今年给了个歌手，明年又将给什么行业的呢？

我一直在为米兰·昆德拉没有获奖而打抱不平。假如说村上春树是因其作品缺乏深度，那昆德拉缺少的是什么呢？今年昆德拉连知名博彩公司的诺贝尔文学奖博彩榜单都没有进。有人说，昆德拉曾得罪过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瑞典学院前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秘书贺拉斯·恩道尔答《南方周末》问说：“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昆德拉会认为诺贝尔评选活动给他带来了困扰。当他声称诺贝尔奖不会为自己的名声加码时，我想他高估了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如果他的意思是诺贝尔奖不会影响他作品的长远存在，那他说得对。诺贝

尔奖不能确保作品永恒，当然也不会阻碍作品永恒。”

今年又一次在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单上领跑的村上春树，输给了一个绝对业余的选手。不管怎么说，在文学上，村上春树是个专业选手，深耕了多年，有多部作品问世，而鲍勃·迪伦能提起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呢？

稍微说说昆德拉的资历吧！1967年，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一举奠定了他在文坛的重要地位。西方评论家称他“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新水平”。1996年，瑞士《周报》邀请世界各国的总共18位文学评论家写出健在的十大作家的名字，调查结果显示，马尔克斯以13票当选为“在世的最伟大作家”，昆德拉得9票，仅次于马尔克斯。

汉学家顾彬说：“无论如何，记者是好记者，歌手是好歌手，他们都不是文学家。当然他们都用语言写作，唱歌，但是他们跟真正的作家不一样在哪里呢？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者反对普京，今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者批评美国。听说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都是左派。我不反对左派。可是‘左’是文学的唯一标准吗？还是还有别的标准呢？”

如今竟然还有人，村上春树一直与诺奖失之交臂是因为其作品属大众文学，难道阿列克谢那维奇写的是纯文学，鲍勃·迪伦唱的是高雅文学吗？或许是诺奖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不再那么高大上了，业余选手亦可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之梦。一个报纸副刊编辑写道：要么是诺奖评委们在做最后的青春回味，要么是真的今不如昔。

昆德拉在《玩笑》一书中写道：“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总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不是在一本正经地开玩笑吧？



·读者之声·